

离开拉斯维加斯

〔美〕约翰·奥布莱恩 著

范颖 译

LEAVING LAS VEGA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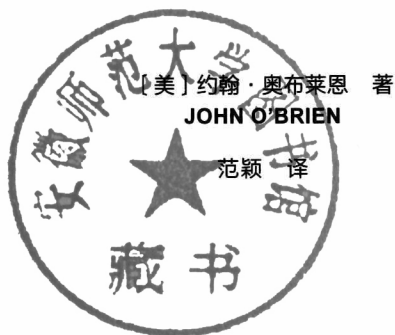
JOHN O'BRIEN



重庆大学出版社
CHONGQING UNIVERSITY PRESS

离开拉斯维加斯

LEAVING LAS VEGAS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LEAVING LAS VEGAS BY JOHN O'BRIEN

Copyright © 1990 by John O'Brien

Copyright licensed by Grove/Atlantic, Inc.

arranged wit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BEIJING ALPHA-BOOKS.CO., INC., 2015

All rights reserved.

版贸核渝字 (2015) 第139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离开拉斯维加斯 / (美) 奥布莱恩著; 范颖译. --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5.12

书名原文: Leaving Las Vegas

ISBN 978-7-229-10485-6

I. ①离… II. ①奥… ②范…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229493号

离开拉斯维加斯

LIKAILASIWEIJIASI

[美] 约翰·奥布莱恩 著

范颖 译

出版人: 罗小卫

策划: 华章同人

出版监制: 陈建军

策划编辑: 张慧哲

责任编辑: 张慧哲

营销编辑: 刘 菲

责任印制: 杨 宁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出版

(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162号1幢)

投稿邮箱: bjhztr@vip.163.com

三河市宏达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发行

邮购电话: 010-85869375/76/77转810



重庆出版社天猫旗舰店
cqcbst.tmall.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mm × 1168mm 1/32 印张: 7.5 字数: 123千

2015年12月第1版 2015年12月第1次印刷

定价: 39.8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致电023-61520678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CHERRIES 櫻桃	1
BARS 酒吧	71
LEMONS 檸檬	129
PLUMS 梅子	147

CHERRIES

樱桃

莎拉从红绿相间的塑料杯吸孔里啜着淡淡的咖啡，想找个地方坐下。她已经闲荡了至少有两个小时，急需休息。平时她可不敢在7-11前面晃这么久，但路肩看起来很高很好坐，而且最近刚被涂上了一层红色的涂层，不太脏。她重重地跌坐在冰冷的路肩上，双手抱膝，把头埋到了双臂之间那个隐秘的小黑洞间。顺着两腿之间透过来的光线看去，里面是皮短裙下半遮半露得恰到好处的黑色蕾丝。

她向后甩了甩头，披散在肩膀上的棕黑色头发，在一辆路过的阳光巴士制造的气浪中飞舞起来。类似窗户模样的轮廓浮现在气浪中，又消失在一团黑色的废气中。便利

店亮闪闪的招牌若隐若现地映射在她新涂了红色唇彩的嘴唇上，那微弱的荧光根本无法温暖或是照亮它下面这张楚楚动人的脸。她稍微将膝盖放低，好在靠着手肘时能让她黑色的运动外套完全敞开，露出包裹在蕾丝花边内衣里面小小的胸部。她毫无遮住胸部的想法，只是转过头去，用她墨绿色的眼睛——它们隐藏在涂满了睫毛膏的长睫毛下面——来来回回地扫视着拉斯维加斯大道。

“踏嗒踏嗒踏其嗒，踏其克，踏其克，拾卡”，她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反复哼唱着一段粗糙的旋律。这是由赌场休闲室里无意间听到的旋律改编成的拙劣版。但这旋律却好像在引导着身边的交通，迫使街上的喧嚣声随着她脑子里的起伏旋转演绎起了交响乐。在街对面——不是因为打战或者磕了药——几个朝气蓬勃地举着塔臂的塔吊散落在一处停工的工地上。工地安安静静地待在那里，一副自命不凡的样子，迟疑地对她表示赞同。夜晚为它披上了蓝绿色的外衣。它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它的迟疑会给她提供好处。在和满车的好友们一起度过的漫长艰苦的行程中，它将会陪伴着她。莎拉的臂膀很柔弱，但她的脉搏跳动得很有力。她猛地闭上了嘴，等待客人上门。

温暖的空气拂过身体，带来一阵难以名状的迷惘。莎拉看着尘土卷成的小旋风随着气流上上下下地旋转着。她

在钱包里找到了一张用箔纸包裹着的湿巾——估计是不知道哪次吃快餐时剩下的——小心翼翼地把它塞进内衣里擦了擦胸部，然后又擦了擦后颈。远处若隐若现的凸起好像是一个小土坡，或是一座山，要不就是她想太多了，其实什么都不是。

这时她看到一个醉汉在附近的人行道上跌跌撞撞地朝东走着，突然一下子就倒在了她面前。他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莎拉有点不安地叫他。

“嗨！你还活着吗？”她问道。

他没有回答，于是她知道他可能已经死了，现在她得在警察来把他抬走之前起身走开。

她又试了一次：“嗨，你最好在警察来之前起来。想让我帮你吗？”

他呻吟着发出了类似“不”之类的声音，开始动了起来。她感到很尴尬，于是看向了别处，等她在街上搜寻了一番警察之后再转过头来的时候，他已经走了。

他的方向很明确，就那么向前移动着，保持着一定会毁灭他们中至少一个的轨迹移动着。在他的未来有一瓶酒——也许很快就会喝上一杯——在轨迹上其他的地方。莎拉的生活轨迹则是一个圆弧，二十九岁那么长的圆弧。

小时候她住在东部，现在在这里生活。她在洛杉矶也

待过，但她觉得在这里做得很好。她希望能留在已经待了很久的拉斯维加斯——她在自言自语时将这里称为家。她依旧睿智——事实上在经历了磕磕碰碰后变得更聪明了。她小心翼翼地闯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而这条路恰巧和当地喧嚣繁华的政策完美相符。虚构的妓女艰辛绝望的生活——如果她真的了解其含义的话——现在早已远离了她。艰辛与否其实是可以操控的，绝望的人似乎比想象的更多。不管怎么样，她都可以应付这一切。人生在世总是有一些灰暗的东西，但她现在如愿以偿地过得很好。

她能套出她接过的大部分客人的大部分的底，这是最难的，但也是最棒的。毋庸置疑，他们也很少意识到他们在不起眼的小交流中被下了套。一些人露出了本性，一些人考验了自我。那种人人皆知的夸大武断的、关于成就的定义离莎拉很遥远。他们在他们干她的时候看着这些家伙。有时她和这些家伙聊天，有时这些家伙和她聊天，这样很好。

她站了起来，拿着用过的湿纸巾向垃圾桶走去，中间还停下来捡起了一张被风刮到7-11停车场上的长条形奶油夹心饼干的包装纸。

并且她是个不错的产品，也很擅长此道。总是有男人为她而付钱。客人们都喜欢她，因为她浑身闪烁着一种总是在自我审视的高冷的吸引力。他们选择了用购买来消除欲

火——内裤里绝无欺骗的承诺——而她则带着总是能够达成目的的自信，和他们玩起讨价还价的游戏。无论上一次工作是什么时候，她都会全副武装提供私人定制的服务，并且随时都能立刻进入最佳状态，滴水不漏地掌控全局。她的客人们总是静悄悄地离开，所有默示¹协定的条款都已被完美履行，他们满肚子不满从而得到了充分的释放。

来找她的男人们虽然有一定的共同点，但外表性情各不相同。他们都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然后会采取行动来满足这个需要。他们不会对自己的雄风或是对她的要求有所怀疑，也不会对此漠不关心。他们来到这里，将欲望和金钱合理地连接在一起。他们能把一百块钱²换成租用女性身体三十分钟的时间，且完全知道这种转换意味着什么：一单生意，而不是多么深刻的评论。许多人是在为自慰寻求素材——在脑海中无限循环的高潮部分，一段幻想成真的真实体验。这些男人全都很高兴有机会和一个跟性术语有关的女人扯上关系。把一切性行为中潜在的不便全都留在家中——许多人真的这么做——他们现在在一个很干净的地方提出要求，无论得到或是没得到都没有任何风险。他们一直在维持着自己的状态，他们在做的是将解决方法最

1 指当事人不用口头和书面形式而是通过某种行为进行意思表示。

2 本书中的金额单位均为美元。

大化，困难最小化。他们普遍来说都是类似的，只是在特定的方面有所不同——见她的理由不同。莎拉转过身，走向大街，走向减速的汽车，开始问候，开始耍嘴皮子。

像某种暗示一样，一辆车的前车窗打开了，她向那辆车靠了过去。其实她根本没有走近，但就像变魔术一样让司机相信她离得其实非常近。她的肚子阵阵作痛，脸上却浮现出看似漫不经心的笑容。“嗨！”他应该没问题。他大概五十岁左右，有点紧张，生活规律，虽然没什么吸引力，但眼睛看起来很友善。她歪了歪头，瞥见了后车窗上反射出的红绿色的便利店招牌，然后颇不专业地“咯咯”笑了起来：“想干点什么打发时间的事吗？还是只想爽一下？”

他挤出了一个微笑——显然这并不在他意料之中——他说道：“好吧……是的。爽一下……多少钱？”并努力露出了一个更大的微笑——继续尝试合作下去。

莎拉决定要抓住机会，不再玩文字游戏。她紧闭双唇，上下打量一番，然后像少女般眨了眨眼睛说道：“一百块，最多一百块可以……在哪个酒店？”他说了一个颇为有名和华丽的酒店名字，就好像突然间心有灵犀了一样，莎拉几乎是同时重复出了这个名字。他咳了咳，又有点感觉不太舒服，并且问道：“呃，那个……都包括什么？我是说，你都会做什么？”

“好吧，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你应该是希望我做任何你想要我做的事吧。”

这时她意识到他们已经堂而皇之地这样待了太久，便迅速地向四周望了望，低声说道：“我们最好快点达成一致。”

“九十块。”他脱口而出。真是个行家。

她对他很满意，给他一个满分的A。

他伸手推开了车门。莎拉钻进了车内。在到达酒店前，他们讨论了卖淫、黑人女孩还有他的孩子们——就是按这个顺序讨论的。在离7-11一个街区远的地方，有一辆停在银色野营车阴影里，挂着无效的不列颠哥伦比亚¹牌照的黄色奔驰车，车里有个皮肤蜡黄的男人，孤零零地坐在那里。

因为下电梯后转错了方向，他们经历了一番曲折才到了客人所在的十一楼的房间。莎拉躺在相当凹凸不平的床垫上面，盯着天花板看，像灵魂出窍一样，根本没法将精神集中在这个正在她上面的中年男人身上。不过她也知道他并不是那种会觉察或是在意这种事的人。再有两三分钟他就会草草挥手，将她从自己的夜晚中拂去。说实在的，不是夸大其词，他这种类型的人就是她的金主。虽然当在他车里听到他笑着夸自己美的时候，有那么一瞬她还不由

1 加拿大最西部的省份。

自主地脸红了起来。

当他长着雀斑的肩膀有节奏地在她的下颚旁边上上下下的时候，她想起了几年前在拉斯维加斯西区的日落大道转角遇到的另一个客人。（他斯文而有礼貌，他们很快就达成了一致。等他停好车，她就带他去了街区那边专为这种事服务的一栋房子里面——她已经打好了招呼。一踏进貌似起居室的房间，她就授意他给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的胖墨西哥人二十块钱，他给了钱后，墨西哥人指了指他们身后空婴儿床旁边开着的门。莎拉带着这个男人去往指定的房间，地毯上有四五个衣衫不整哭哭啼啼的婴儿爬来爬去，他们小心翼翼地绕过了他们。房间里有一张梳妆台，并且意想不到地还有一张床——是一张货真价实的床，而不是什么折叠床。在收好了新到手的一百块钞票后，她脱去了衣服。他早已经躺在那里准备就绪了。二十分钟后响起敲门声，但他还没到高潮。莎拉莫名地觉得有些内疚，提议再加十分钟，肯定能行。但他只是说了声谢谢，拒绝了她。这期间他几乎一言未发，等他穿好衣服后，莎拉让他抱了自己并亲了自己的脸颊。他又给了她另外一百块小费，然后回车上去了。不管怎么说，她很高兴收到额外的钱，因为在那种时候她觉得自己不像是在接客，而且在这件事过后，她有一段时间都不想再接客了。）

男人从她的身上翻下来，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等待身体中的骚动平息下来。她猜过不了几年，在这种时候，他的胳膊和胸口会若有若无地感到疼痛，那会让他隐隐地有些害怕。莎拉现在比在好莱坞那阵子年纪要大，也更疲惫了。她仍生活在宣判死刑的各种性病还没有污染这个世界的时代里——她只是偶尔坚持让客人戴安全套，至于什么时候，全凭自己的判断、经验和直觉。莎拉走进浴室。清洗干净，穿戴完毕，和客人再见后，她关上了房门。

她朝电梯中映出的自己微笑，直到电梯到达底层。电梯门一打开，迎面传来赌场那持续一年四季的嘈杂声。在这种嘈杂声中蕴含着一种诗意，莎拉对它还未感到厌倦。她四处看了看，往往大包房里的人才会犯下真正的错误。这时那个留着精心修剪的长指甲、眼神冷酷的男人，挺着肥得流油的肚子，举着两个黑色小圆片，挡住了她的去路。这两个价值一百块钱的筹码被分别拿在他的一只手里，就在他们俩的鼻子下面，看起来似是而非，好像是催眠的道具。他无视身边来往的人群，将筹码放低，按上莎拉的胸部，一边一个擦过她的乳头。她冷笑着直勾勾地追着他的手一直盯着看，直到空气冷却，气氛变得很不友好。

“你没事吧？”这个男人放下了双手问道，“你罢工了吗？”这让他感到乐不可支，于是他大笑着走开了，让所

有可能看到这一幕的人都觉得他才是掌控全局的那一个。

（她实在控制不了。他为大家买来了啤酒，她连别人那份都喝了。但这根本不管用，因为当轮到她时，她紧张得直接尿在了他手上。他气得要命，看起来好像要打她一样，但是没有打。

他停了下来，看了看她们，她的女朋友们都在笑他，于是他把手从裤子里面拿出来，走回了停车场前面的空地上。莎拉对于把事情搞砸了感到很抱歉，他离开时脸上那种好像刚被打了一顿的表情也让她感到很难过。）

“你真是个可爱的小客人。”另一个好色的司机在莎拉坐到后座上时和颜悦色地说道。他聊着自己上一次旅行的事情，将她载回了拉斯维加斯大道上，她很喜欢在这里工作。

今晚又是一个毫发无伤的夜晚，她感到心情很好，随意地回应着司机。这是很日常的行为，内容都是吃喝拉撒洗洗涮涮，看看别人下下定义。她能一直这么说下去。她在她所属的种族和她接触的阶层中都是很少见的那种人——即便现在也是如此——她能触碰到其他人枉费力气却得不到的东西。她家的草坪确实长得很好¹。

到了目的地，她起身钻出了出租车，向大街上瞥了一

1 这句话原表述为邻居家的草坪总是长得更好，此处指她的生活确实要更好一些。

眼，立刻就看到了她之前注意到的那辆黄色奔驰。车子很快就开出了视线，在身后留下了急速在人行道上摩擦的轮胎的回响，以及在渐行渐远的内燃机的咆哮声中响起的尖锐的喇叭声。

这是坏得不能再坏的一个消息了。因为她认识一个喜欢监视别人，而且喜欢奔驰车的人——一个在她的过去中潜伏的男人，一个心怀鬼胎无处不在的潜伏者。视线所及之处只有一个女孩，之前她并不在那里，并且她现在看着也不是很集中精力的样子。此外，莎拉能肯定的是，那辆车正是因为她很明显看到了它，才匆忙离开的。

她又看了看银色野营车旁边的空地，将这件事放到脑后，把注意力转移到了眼前的工作上来。不管怎样，这辆奔驰——这辆黄色的奔驰——和她当初接触的那辆镀金的土豪天价车根本不在一个档次上，而且对于拉斯维加斯大道上工作的女人们来说，被神经兮兮的男人或是寻求廉价快感的自慰者窥视几个小时，根本算不上什么稀奇事。

（“这就是你的命，莎拉！我就说这就是你的命！”

她如饥似渴地等待着那把刀——那即将一次次刺入她血肉中的金属。也许这正是她渴望的，因为经验告诉她来得快去得也快。她脸朝下咬住了枕头。

“莎拉！”他哭了起来。他现在在哭，还流下了眼泪。

但她更喜欢全神贯注地感受温暖的血流动的感觉。看起来血比眼泪更简单一点。)

拉斯维加斯大道开始渐渐沸腾起来，那场景就好像中西部的人在欢迎他们全新发现的清晨新玩法一样。

莎拉其实没必要待在这里，因为她今晚已经赚够了钱，明天赌一天都行。但全天工作已经成了她的一种习惯，如果在深夜两点之前回家，她就感觉哪儿有点不对。这时候正好有三个男学生从街对面朝她走了过来，他们每人都穿着带数字的运动衫，手里拿着随处可见的喜力啤酒。她决定在开始清晨的淋浴之前再接个客。

“我们几个干你的话要多少钱？”个子最高的那个在其他两人的窃笑声中问道。他衣服上面的数字是十六——她猜他的年龄比这还要小三岁。

莎拉把脸转向了一边，然后开始扣她的运动夹克。“不好意思伙计们，我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不过我一次只约会一个人。”她说道。

“别这样，我们有钱。迈克，让她看看。”十六号将双手牢牢地插在裤子后兜里，扬起脸向他的伙伴们示意道。

十二号打开自己的钱包给她看，里面有几张百元大钞，她知道这是本应该放在爸爸钱包里的钱。当然有可能爸爸也想到了这段小插曲：弗兰克，你儿子呢？——俱乐部衣

物间里传来低低的笑声——见鬼查利，我打发他去维加斯学我唯一不能教他的那件事儿了！她意识到这不是个好主意，不过她还是咬钩了。

她口中“啧啧”作响，像个不赞成的母亲。“你们这帮家伙想出多少钱？”她问道。

十六号的脸色一下子明亮起来，但他控制住了自己。当他们真刀真枪地讨论价钱的时候，他之前的吹嘘并没有像他担心的那样让他感到尴尬。来真的了：“你想要多少？一小时两百怎么样？”他的意思是：反正不是我的钱。

“你朋友不想聊聊吗？”她不由得有点生气了，这个家伙脸皮也太厚了。这可不是个好主意：他们最后会很不喜欢她，也许还会因为她而苛待街上的其他几百个女人。“三百块半小时吧。”

“一小时三百块。”零号一开口就抓住了要点。这是个错误。虽然她的举止让他感到自在，但他还是能听出自己的声音在发抖，于是决定不再开口说话。

“三百块钱，让我们走着看吧。”莎拉说道。她在想他们几个会不会还都是处男。当然肯定有一个是。她敢打赌这是某种为了他而举办的仪式。

他们都点了点头，十二号开始带着某种沮丧的神态拿出钱数给她。他没预料到事情会进展得这么顺利。他还期